

# 中國也有「印太戰略」嗎？ 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

吳峻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張文揚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 摘要

不論從當前的理論或是實務發展來看，中國在2010年以來的對外主要作為均以其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作為分析要點，而美國的對應則聚焦在歐巴馬總統開始，並在川普與拜登時期成熟的印太戰略上。學界與政策界對兩國互動的研析，不外乎是基於這樣的戰略架構討論。不過，中國如何在近年發展之中逐漸形成一套在亞洲地區的策略，用以應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印太戰略，目前並沒有一套較完整的架構解析。本文認為，雖然在政策偏向、對外原則以及價值觀等面向，中國並沒有採用美國及其盟國所主張的「印太戰略」，但在攻勢現實主義的脈絡之下，中國仍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對應內容。基於自身所在地，中國就有自己一套的印太戰略，我們並將之稱為「中國式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

\* 本論文的初稿發表在2023年11月20日，由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日本研究學位學程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辦之「中美競爭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作者感謝黃韋豪老師、兩位匿名審查人、問題與研究編委會的意見與指正，以及外交學系碩士班林立恩同學以及大學部李芝妍同學的研究協助。作者也感謝教育部標竿計畫「策論印太安全治理：建制轉移、變遷動力與影響」的經費補助。所有文責由作者自負。

Chinese Style)。本文從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國式印太戰略，並探討其印太戰略對印太地區可能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印太戰略、習近平、一帶一路、攻勢現實主義、權力投射

\* \* \*

## 壹、前言

2017年11月，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藉由訪問越南河內並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經濟領袖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AELM）的機會，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願景，為當前美國的印太政策奠定基礎。21世紀以來，特別是在第二個10年開始，隨著亞洲區域情勢的轉變，美國的亞洲政策轉變有一系列的發展，從歐巴馬（Barack Obama）時期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Clinton 2011）、川普（The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以及拜登（Joe Biden）（The White House 2022）版本的印太戰略，這些政策顯而易見地被認為是應對中國崛起所為。因此，即便我們在拜登版本的印太戰略之中可以見到許多印太戰略的運作內容以及施行原則；或是如同韓國、德國等也推出自己的印太戰略，<sup>1</sup>但美中競爭依舊是21世紀以來最主要且最受到關注的議題之一。就美國的觀點而言，美國版的印太戰略無疑是以中國作為主要的檢視對象，並謀求可能的對策。至於中國方面如何回應美國印太戰略，也是美國調整該戰略的重要參考依據。

然而，當我們審視美中競爭下的中國回應時，當前的研究或是政策界，將不少目光投注在中國於2013年開始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以下簡稱：帶路倡議）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以下簡稱：亞投行），並將中國對美國

---

<sup>1</sup> 例如韓國在2022年12月底提出的印太戰略，是以自由、和平與繁榮的印太地區為戰略主軸。參考（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2022）。

印太戰略的回應，置於前述的架構之中（Jaffery and Pervez 2023; Li and Jiang 2023; Lindley 2022; Zhao 2021）。只是，大國的戰略固然以世界作為經營的版圖，在各自身處的地區，卻應該還有一套有別於全球戰略的安排。易言之，以帶路倡議以及亞投行作為主要分析中國回應的視角，認為中國要在全球跟美國競爭，反而有可能因此忽略了中國在本身自處的地理位置—印太地區的戰略意圖。<sup>2</sup>這種分析架構可能產生的問題，是以中國的「全球」戰略佈局檢視對美國「區域」戰略佈局的回應，以及中國的區域戰略僅為其全球戰略的一環，因此在策略上大同小異。上述的作法不僅使得我們在檢視雙邊關係時，有分析位階不對稱的現象，也可能使得我們無法檢視地理位置可以發揮的優勢，因為對所有國家而言，地理距離是無法克服的問題，因此才會有國家力量投射（power projection）的討論（Klein 1988; Katz 2018），進一步降低地理對大國發展可能產生的限制。

另外，雖然以美國及相關國家所指稱的「印太戰略」來檢視中國的區域戰略，可能會有概念錯置的問題。包括中國對外政策論述表面上更偏向經濟層面、強調互不干涉內政等國際交往原則，以及不以自身價值觀壓迫他國接受等。但本文的分析認為，在攻勢現實主義的脈絡之下，中國版本的印太戰略仍可見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印太戰略具有相當一致性。

準此，本文以John Mearsheimer發展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Mearsheimer 2001; 2014a）出發，<sup>3</sup>根據中國當前在印太地區的作為，進一步主張中國也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印太戰略」，在本文之中將此稱之為「中國式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ese Style）。再者，基於近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身對中國發展的思考，也影響了中國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並使得中國式印太戰略清晰化。因此，若能夠有效地討論中國式印太戰略的可能發展，不僅有助區域內外國家評估與思考中國式印太戰略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尋求對策以外，也能夠檢視攻勢現實主義的論點是否體現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之

<sup>2</sup> 少數探討中國印太戰略的文章，可參考Scott（2019）。

<sup>3</sup> 當前也有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例如國內「歷史與國關」以及「關係平衡」學群，也嘗試以不同的角度分析中國對外行為。相關作品可以分別參考吳玉山（2018）；吳玉山等（2022）以及Shih et al.（2020）。

中。

本文期望在理論的根基上，檢視中國在印太地區的策略。在後續的文章安排中，我們將首先簡略描述攻勢現實主義的假設主要說法，並從中梳理攻勢現實主義論者對中國發展的觀點。在第三節之中，我們將從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思考開始，檢視中國如何在印太地區形成戰略佈局。習近平在2012~2013年之間分別接手黨、政、軍等職位以來，也與美國的重返亞洲乃至印太戰略的政策形成與發展時間大致重合。因此，習如何看待印太地區自然影響了中國式印太戰略的成形。在第四節之中我們則以多個案例，檢視中國式印太戰略。最後則是結論。

## 貳、攻勢現實主義與中國

除了一般性假設（例如權力為國際關係互動的核心等）與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或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一致（Morgenthau 2006; Waltz 2010）以外，Mearsheimer（2006）的攻勢現實主義根本觀點，在於：一、無政府狀態為世界體系的根本；二、所有大國都有攻擊性的軍事能力，並足以對對方造成傷害；三、國家無法知道其他國家的意圖。再者，見證過去歷史的發展，縱使大國有意成為世界霸權（global hegemon），由於本身的實力並無法真正可以支撐這種作法，因為國家將實力跨海投射到其他敵對大國的領域中有困難（Mearsheimer 2014a, 41），大國們會以支配所處的區域為優先。<sup>4</sup>準此，大國的戰略發展將會是以鞏固自身所處的區域為首要目標。

儘管在理論發展初期，Mearsheimer（2001）一連串的專著並非專門討論中國的發展，而是散見在一些零星的作品之中，例如（Mearsheimer 2006），但隨著中國總體實力的上升，在第二版的《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之中，Mearsheimer（2014a xii-xiii, Chapter 10）已經

<sup>4</sup> 若Mearsheimer（2014a）的論述為真，則義大利在2023年宣布將評估離開一帶一路的可能性（Carrer 2023; Sacks 2023）以及2021~2022年之間立陶宛、拉脫維亞以及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小國退出中國主導的「中國—中東歐論壇」（呢喃 2022），或許可以視為大國在非自己身處的區域中無法完整投射自己國力的例證。

有獨立的一章探討中國是否會和平崛起。在該章中除了闡述攻勢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以外，也提到中國的意圖如同歐洲列強與美洲的美國一樣，期望成為區域霸權。

再者，就霸權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來看，區域霸權在自己所處的區域內部，也會期望周邊國家在軍事上不足以抵抗該國，以便能夠依據自己的想像與規則完全支配該區域。對中國而言，在亞洲地區稱霸的一個可能性，就是盡可能地在軍事上超越日本、印度或俄羅斯等潛在的區域霸權，在各國均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之下，中國勢必會運用自己在經濟發展上的成果轉化成軍事實力，以求在該區域支配他國。與此同時，基於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議以及中國的軍事現代化的態勢，Mearsheimer（2014a, 389）進一步認為，周邊國家對於中國的發展會採取平衡戰略。<sup>5</sup>如許多學者的研究都觀察到，中國的作為將會激發其他國家升級彼此的戰略關係或是發展新型態戰略合作關係（林賢參 2021, 77-80; 荊柏鈞、謝笠天 2022）。

在探討中國發展的意圖上，有不少學者從中國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角度出發，檢視中國的對外政策（Goldstein 2005; 2020; Swaine and Tellis 2000）。定義上，所謂的「大戰略」是指國家「運用政治外交、經濟與軍事手段確保其關鍵利益並追求其目標」（Goldstein 2020, 166）。在較早的討論之中，中國大戰略普遍以「韜光養晦」以及確保中國的崛起在亞洲並不會被認知為是威脅或挑戰，一直到習近平上任初期依舊採取一致性的對外政策。在習近平執政時期，國家的大戰略則是除了繼續維持與美國的關係以外，也嘗試與周邊國家增強關係。但是，對中國的發展來看，中國則以本身對國際秩序的想像，藉由如一帶一路倡議嘗試調整當前的區域與國際秩序，同時在維繫自身的核心利益上，中國則是強化自身具主權糾紛的立場。例如在南海仲裁案中

<sup>5</sup> 儘管美國對部分印太國家也有糾紛，但是基於國家領土的野心不強以及實際距離的限制，Mearsheimer（2014a, 389）認為美國對印太地區國家的威脅性較低。另外，Mearsheimer（2010）也提到，為了避免受制於「麻六甲困境」（the Malacca dilemma），一旦與美國走向衝突，與美國交好的新加坡有可能在麻六甲海峽採取行動影響中國的海上運輸，中國會尋求從例如印尼附近的龍目（Lombok）與巽他（Sunda）海峽航行的可能性，但卻因此會使得澳洲感受到威脅並尋求與美國進一步的合作。

表明不參與仲裁，並且不認為美國在南韓部屬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又稱薩德）僅僅是爲了防禦北韓的說詞（Goldstein 2020; Scobell 2020）。

在探討大戰略時，是否其戰略思考與攻勢現實主義的論述能夠並行，則是在檢視中國戰略時必須要思考的要點之一。易言之，現實主義是否可以解釋大戰略，特別是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區域戰略，值得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在初步的文獻檢視過程中，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然而，在藉由攻勢現實主義能夠討論中國區域戰略之前，我們仍必須思考，是否攻勢現實主義與前述對中國區域戰略的討論有一致性，特別是如果攻勢現實主義有可能專注在全球戰略的發展上。不過，我們可以從現在的文獻之中看到，藉由攻勢現實主義分析大戰略的發展是可行的。在Mearsheimer（1998）的文章中，作者曾經提及美國的大戰略下，歐洲與亞洲之所以可以避免大國競爭，主要是美國對這兩個區域的大國承諾，也就是藉由駐軍避免或至少拖延了大國競爭。再者，受到地理限制的影響，儘管大國都有成爲世界霸權的期待，但現實面仍以發展成爲區域霸權較爲可能（Layne 2002; Mearsheimer 1998; 2004; Toft 2005; 陳冠安、張登及 2019）。再者，儘管現實主義的論述並不盡然與大戰略相符，但理論預期以及實踐依舊有其一致之處（Popescu 2019; Walt 2018）因此，若從攻勢現實主義的角度觀之，區域戰略或是大戰略的論述，應該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架構。

至於其他學者的見解也有與攻勢現實主義論述一致者。例如中國當前的目的在於「回復」或是「建立」中國在區域的支配，並進一步尋求在全球的霸權支配（張國城 2017; Doshi 2021; Myšička 2021; Zhang 2014）。杜如松（Rush Doshi）將中國的戰略分成三個時期：一、第一個時期（1989～2008）：在天安門事件、蘇聯解體以及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以後，中國迅速認知到美國是其威脅，因此盡可能挫敗美國；二、第二個時期（2008～2016）：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國力造成的負面影響，北京開始嘗試在亞洲建立區域霸權，並開始對自己的制度與意識形態產生自信；三、第三個時期（2016～迄今）：在英國脫歐、川普當選以及肺炎疫情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國開始取代美國成爲世界強權的策略。張國城（2017）也認爲在航空母艦的發展模式上，中國走向「亞洲門羅主義」式的發展，期望能夠比照美國

控制西半球水域並改變過去英國皇家海軍對該水域的控制，增強自己在亞洲水域的控制能力。

由於各個區域的強權終極目標是成為霸權，因此如何排拒其他強權在區域內的勢力，成了區域內強權極大化權力的動機之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針對2014年以及2022年兩次的俄烏衝突時，Mearsheimer（2014b; 2022）對於北約東擴抱持懷疑的態度，因為東擴影響了俄羅斯的核心戰略利益（core strategic interests）。<sup>6</sup>但在Mearsheimer（2014b, 6-7）（引號內文字為本文作者所加）中，作者自己也提到，北約之所以不需要東擴，是因為「一個伴隨老化人口以及單面向經濟（結構）的衰退強權事實上並不需要被圍堵」。

從文獻來看，根據攻勢現實主義的論述，基於自身所處的地理位置，各國（特別是具備潛在霸權候選能力的大國）都應該有自己對該區域的想像，其完整性應該會高於對於世界的政策，這意味著中國的印太政策應該存在，只不過其隱含在當前他在各個印太次區域的策略之中。再者，受限於周邊國家對於崛起強權的意圖以及地理鄰近的威脅性，若聯盟或是平衡為主要的戰略選擇，則如何突破聯盟，會成為潛在強權政策的主要作為。

總體上，在參酌大戰略與攻勢現實主義的說法以後，本文認為，中國的印太戰略應該有以下幾點特徵。首先，中國將會以改變現狀，將周邊國家以及區域外的國家，驅逐出自己劃定的勢力範圍或是主權主張。其次，中國將盡可能地擴張自己的實力，在大國競爭之中求得權力極大化以及國家安全。最後，中國應該會想辦法突破周邊國家與美國對中國的反制。換言之，國家生存與大國是否能掌握自身所處的區域關聯性更高，也更能顯示中國可能採取的行為。

## 參、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思考與模式

如果川普時期以來的印太戰略係針對中國崛起與發展而產生的一套戰略思考，則檢視當前中國戰略發展，就有其必要，而這一點又與習近平的對外戰

---

<sup>6</sup> 原句為：“After all, the West had been moving into Russia’s backyard and threatening its core strategic interests, a point Putin made emphatically and repeatedly.”（Mearsheimer 2014b, 1-2）。

略指針有關。一般對習與過去中國領導人的對外政策進行比較以後，普遍認為習近平的外交政策論述與過去的思考並不一樣（The Economist 2023; Rudd 2022; Stallard 2023）。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的外交論述就被認為是展現與過去不同的面貌，包括逐漸從區域目標轉移到全球目標、態度上轉變為「積極主動」、並且在帶有民族主義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驅使下更具自信，開始強調要「說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好聲音」等。另外，習近平基於對人類前途命運的思考，在過去幾年之中分別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多個基本外交思維與概念，並進一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代表習近平出席2023年於印度新德里舉辦的20國集團（Group of 20, G20）峰會時闡述。本節將先檢視中國過去的外交政策思維延續性，再從習近平外交思維的「表」與「裡」著手，分析他的外交政策思考。<sup>7</sup>

## 一、從「一邊倒」到「中國模式」

西方部分學界與政策界提出「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的看法（Broomfield 2003; Liu 2022; Roy 1996），認為崛起後的中國非常有可能成為西方世界的重大威脅。除了現實主義的考量外，相當程度也與北京當局一直以來的對外關係敘事有關。其論述不外乎：滿清末年，西方列強入侵瓜分中國，導致國家危殆、民不聊生，必須喚起民族主義救亡圖存並追求富國強兵，終有一日要達成民族復興。由於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緊密關係，使得中國的對外政策通常都帶有一定程度的對抗性，但也可能因此被認知為具備侵略性。

中共贏得國共內戰後的建國初期，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很快就陷入美俄冷戰對抗結構，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選擇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奉行「一邊倒」策略，唯其目的是為了生存與資源，希望藉此從蘇聯得到資金援助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支持，以促進國家發展。到了1960年後，由於中蘇交惡加上國際社會呈現南北對峙格局，毛澤東展開「反帝反修」戰略（也就是所謂的「兩個拳頭打人」），並開始嘗試領導南方國家（後來稱第三世界）對抗美蘇兩個強權。進入1970年代，國際情勢再度變遷，因應蘇聯的

<sup>7</sup> 有關習近平外交思維區分為「表」與「裡」的看法，也可以參考吳峻鈺（2024）。

積極對外擴張以及美國展開「聯中制俄」的新戰略，中國對外政策轉成「一條線」和「一大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0），也就是結合包括美國與日本在內的相關國家，共同對抗蘇聯。基此，毛澤東時代的對外策略主要都是在國際情勢變遷下尋求生存之道，並謀求更進一步的國家發展。

70年代晚期，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更是看準時機進一步採取「聯美制蘇」策略，並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1990年代初期因為蘇聯與東歐附庸國家相繼垮台，因此疑慮這股民主轉型的風潮會吹向東亞的「和平演變論」下，強調推動「反和平演變」與二次改革開放，目的在防止西方國家的負面影響並站穩國家發展腳步。

2008年北京奧運讓全世界都見證了中國的經濟成功與強盛國力，也帶動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相關說法可以包括「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或是「中國模式」（China Model）。「北京共識」的概念是在2004年由美國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高級顧問Joshua Cooper Ramo（2004）所提出，其命名方式顯然就是要與「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有所對照，在觀察與歸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後，Ramo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內容不同於西方，可歸結為「北京共識」，主要內容包括三點：創新、治理混亂（強調穩定）、以及保持自主性。其中，創新與治理混亂所指涉的中國發展模式強調漸進式改革以及不造成社會混亂，被視為可能成為與西方發展模式競爭的新選項。更重要的第三點在國際上保持自主性，隱然訴求創造不再由美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

另外則是「中國模式」的說法，中國官方一開始因為擔心「中國威脅論」再起而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但到了2010年左右，因為國家發展的自信以及西方國家受到金融危機打擊等影響，北京當局的立場開始轉變為肯定，並開始動員學者總結「中國模式」的內涵，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潘維在一次受訪中就「中國模式」表明，中國發展從根本上不同於西方經驗，不用也不能完全沿襲西方。應該組合或是新創不同於西方的精神與制度，更要從中國傳統文化與制度遺緒中找到根源，建立結合儒家主義的民主體制等（吳強 2012）。這些論述先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由胡錦濤先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開始，並進一步由習近平於2016

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加入「文化自信」（習近平2016）：

「我們要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我們要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指導黨和人民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理論，是立於時代前沿、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我們要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

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鬥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我們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這意味著中國對於與西方競爭的態勢，不僅在思想與當前政治制度足以與西方國家競爭，也能夠在過去的傳統文化與其他文化一較高下。」

## 二、「韜光養晦」的外交思想

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在主導改革開放之後，也建立了新的外交政策，被稱爲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過被討論最多的則是國際政治研究學者都耳熟能詳的「韜光養晦」政策。雖然後續中共領導人如江澤民開展「大國外交」，並自九十年代末提出「新安全觀」與「國際關係民主化」等外交理念，再如第四代胡錦濤在2003年啓用「和平崛起」新方向（後來改稱「和平發展」），但大致上都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路線下。但筆者認爲，包括「韜光養晦」在內，中國對外策略仍然包涵著很大的潛在對外擴張性。這主要的因素在於受到1980年代末期蘇聯與東歐集團解體以及天安門事件中國受到

西方國家程度不一的制裁下，儘管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的論述，但總論述實際上包含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等多個面向，其中又以「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為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劉華秋 2010; 朱威烈 2010）：「應『做出成績』，以避免造成對『韜光養晦』做消極解讀，為隱藏才華而不作為，推卸一個新興大國應負的責任」（朱威烈 2010, 5）。再者，由於中國對外關係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中國在1990年代興起的「新民族主義」，其用意在體現國家的富強，也因此江澤民時期因為美中軍機擦撞事件還一度引發美中緊張，<sup>8</sup>並在期間可以看到民族主義在期間扮演的角色（李華球 2001）。

另一個或許可以當作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隱匿野心表示疑慮的例子，則是胡錦濤時代（2003～2013），經歷了從「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道路」的政策轉變。2003年12月，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應邀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演說，講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Turning Your Eyes to China*），其中正式提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溫家寶 2003），「和平崛起」概念成為各界討論中國外交的關鍵詞。但到了2005年與2011年，中國又分別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與《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05; 2011），以「和平發展」取代「和平崛起」，同時禁止相關學者媒體再使用後者的語彙。

中國官方論述轉變的目的，可能是嘗試迴避「中國威脅論」的質疑。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在「韜光養晦」的戰略指導下，都體認到中國仍屬開發中國家，有必要減少國際對中國潛在擴張性的疑慮，營造一個對中國友善並有利於發展的環境，以求發展不受干擾。

### 三、習近平外交思維的「表」：「新型國際關係」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的外交思維，本文將之歸納成「表」與「裡」的兩個不同面向。其

<sup>8</sup> 美中軍機擦撞是指發生在2001年4月於南海上空的美中軍機擦撞事件，擦撞之下，美軍一架EP3偵察機迫降在海南陵水機場，而中國損失一架戰鬥機，且飛行員失蹤。

中「表」的一面，可以「新型國際關係」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代表。首先，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新型國際關係」，這是從更早的「大國外交」及「新型大國關係／新型中美關係」發展而來。純就文字表達層面，「新型國際關係」是以合作共贏作為核心概念，兩次就任中國外交部長的王毅曾在2015年時用「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來闡述其內涵。然而，最能展現「新型國際關係」實踐意義的，應該是在網際網路的這個領域上，中國不僅自2014年開始舉辦世界互聯網大會，2015年12月16日習近平出席第二屆世界網際網路（互聯網）大會時的講話（習近平 2015）：「國際網絡空間治理，應該堅持多邊參與、多方參與，由大家商量著辦……，不搞單邊主義，不搞一方主導或由幾方湊在一起說了算……」。因此，儘管作為網際網路技術的後進者，但基於中國近年來國力發展的事實以及與開發中國家的關係，期望能夠在國際場域的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上，改變美國與西方國家在國際多項議題上因技術領先而產生的獨佔或是寡佔性影響力。

其次，則是習近平在2015年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提出，現在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此概念作為中國外交政策上實踐習近平思想的重要元素，用來與其他習近平所推出的「中國夢」、「帶路倡議」、「孔子學院」，以及前述的「新型國際關係」等政策進行對接或協作。更重要的是，習近平嘗試在國際外交場合使用此詞彙把自己塑造為和平建設者、發展貢獻者，及秩序維護者的正面形象。另外，也有中國學者指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可以進一步為世界發展提出「中國方案」、「糾正和超越近代以來的西方現代化道路、理論、制度」（趙可金 2017），究其本質實與先前所提的「中國模式」若合符節。

#### 四、習近平外交思維的「裡」：「時與勢在我們一邊」、「東升西降」與「平視世界」

從習近平外交思維「表」的內容中，其實就已經相當程度顯露出他對國際局勢走向的看法，但在2021年的一場針對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的講話之中，則展現出習近平外交思維「裡」的內涵。其要點為：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而「東升西降」是大變局發展的主要方向，中美戰略博弈則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習近平在這次的內部談話中提到：「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時與勢在我們一邊，這是我們定力和底氣所在，也是我們的決心和信心所在」（習近平 2021）。與會人員稱，這是習近平針對國際情勢與中國發展作出重大戰略判斷。許多觀察家都注意到「時與勢在我們一邊」的新表述，這應該是因為在2020年Covid-19疫情全球大爆發下，該年中國強力控管的防疫方式似乎比西方國家更為有效（陳有勇 2021; 鄧聿文 2021），使習近平相信這正展現了中國的「制度優勢」，也預示了中國終將在與美國的大國較量中獲得最後勝利。

另一個引發各方注意的，是習近平關於「東升西降」的說法。2021年2月25日，在中國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連縣由縣委宣傳部經營的網頁上，刊出一篇該縣縣委書記何斌學習習近平思想的心得報導。其中提到了習近平對於國際形勢與美中對抗的政治與戰略判斷：「在談到國際形勢時，作出『西強東弱』是存量、是歷史，『東升西降』是增量、是未來的政治判斷；在談到中美戰略博弈時，作出『當今世界最大的亂源在美國』、『美國是我國發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脅』等重大判斷」。這意味著習近平認為「東升西降」是現在進行式與未來發展趨勢，並且美國是中國發展和安全的最大威脅，這段話或許可以視為習近平展現民族自信心與對美國以及美中關係的基本態度（何斌 2021）。

從習近平的角度，這個「東升西降」的趨勢將很快就會迎來交叉點。2021年3月6日，習近平出席中國全國政協13屆四次會議的醫藥衛生界、教育界委員聯組會議並發表講話，宣稱：「70後、80後、90後、00後，他們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也不像我們當年那麼土了」（安德烈 2021），這也就是引發各界關注的「中國平視世界」。同篇講話的其他部分則是提到了中國防疫工作的成功，習近平認為，事實證明中國的「舉國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

據此，本文將在下一節中探討中國為因應具有明顯針對性的「印太戰

略」，依循攻勢現實主義所發展出來的「中國式印太戰略」。<sup>9</sup>

## 肆、中國式印太戰略

乍看之下，以美國、西方國家及部分中國周邊國家所指稱的「印太戰略」來檢視中國的區域戰略，可能會有概念錯置的問題。首先，中國強調的亞太或是印太區域觀，是以在東亞維護自己的主權與國家安全為首要考量，因此採取「防禦型國防政策」，這意味著在論述上，中國的印太政策更偏向經濟對外政策，並避免在區域議題上以新的戰略思維與周邊國家交往；其次，中國依據「和平共處五原則」（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主張「結伴不結盟，不參加任何軍事集團」，也「都不會謀求建立勢力範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7; 2019），並在近年來以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為主要的國際與區域發展核心。因此，這也與強調結盟的印太戰略不一致。例如在韓國的印太戰略版本之中，就多次強調了韓美日三國安保協力，以及多次提及韓美同盟為維繫70多年朝鮮半島和平的核心，韓國與美國並在2022年5月發展雙邊關係為全面戰略同盟。最後，印太戰略普遍提及的價值觀與中國的政治主張並不一致，諸如在拜登版本中所提的「促進民主制度、新聞自由及活躍的公民社群，進而支持開放的社會，同時確保各國

<sup>9</sup> 本文採取「印太」而非「亞太」，例如在《17年白皮書》中所提，主要的理由在於：首先，就意旨而言，本文關注中國對於以美國為主的「印太戰略」的回應作為，基於中國本身就是「印太戰略」的首要目標，做為回應策略，命名為「中國式印太戰略」應更方便理解；其次，就地理範圍而言，各國的「印太戰略」大致可歸納為兩個地理領域內容，其一為「印度洋-太平洋」較為海洋面向的指涉，其二則是以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度四個國家所涵蓋地域的安全與經濟戰略規劃。從中國的主要外交戰略「一帶一路」來看，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早期自中國大陸由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或是後來加入從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其地域海域範圍皆與「印太戰略」大致重疊，就算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涉及的中亞及俄羅斯，隨著「印太戰略」的逐漸強化，中國的結盟也多是作為應對的反制作為，如目前中俄間的聯合軍事演習明顯針對第一島鏈及南海，未來或將延伸至印度洋；最後，就全球戰略重心轉移的角度觀之，在美國正式提出「印太」取代過去的「亞太」的說法後，顯示全球戰略重心已有從傳統的「亞太」轉變為「印太」的傾向，同時也帶動其他週邊國家的戰略視野，作為應對者的中國，所有的策略作為也會圍繞著新的「印太」區域展開。作者感謝審查人與編委會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

政府不受政治脅迫，具備獨立的政治選擇權」，以及「將落實新的貿易方式，以符合高勞動力和環境標準，……並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中致力促進自由、公平合開放的貿易和投資」（The White House 2022, 8, 11）。

然而，本文正想強調的是，中國版本的印太戰略，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印太戰略縱然有其不同之處，在攻勢現實主義的脈絡之下，仍可見到其一致性。我們可從中國對外政策的原則以及習近平外交思維與理路來看，或許就可以看出中國整體的對外戰略整個世界觀。儘管中國的運作並沒有明確提到印太戰略，早在2017年年初，中國也曾經發表過《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以下簡稱：《17年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7），這也是中國第一次發表與亞太地區相關的安全政策觀。在該政策白皮書揭示的亞太安全主張，總體上以積極合作與多邊合作為主，例如：一、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促進共同發展，以經濟共同發展為基礎達成和平的效果，並搭配中國提出的帶路倡議、亞投行與絲路基金；二、重視或是強調多邊合作建制：在新型國際關係之下與關係較為緊張的美國以及日本改善關係或是降低衝突的可能性、與關係較為良好的俄羅斯與印度則是進一步在現有架構上，如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係以及中印發展夥伴關係等進一步增強；強調軍事互信以及多邊對話，避免單邊行動等。總體上，在《17年白皮書》中，積極合作與化解紛爭的用字遣詞較多，面對可能的摩擦採取盡可能的手段化解，並進一步加強原本已經友善的關係。<sup>10</sup>

這樣的用詞在2019年7月發布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簡稱《19年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9），稍微有些改變。不僅強調了當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主義時有抬頭」，也論及到亞太當前的形式總體上儘管維持過去的態勢，但：

「亞太地區成爲大國博弈的焦點，給地區帶來不確定性。美國強化亞

<sup>10</sup> 王高成（2017）另外也提到，中國發布《17年白皮書》的用意，旨在：一、消弭習近平上台以後轉趨強勢的外交政策，導致再次引發中國威脅論的聯想；二、希望能夠維持和平的亞太環境，避免因爲日益形成的戰略圍堵導致經濟成長的成果受到壓制；三、最後，則是展現中國的亞太安全觀。

太軍事同盟，加大軍事部署與干預力度，給亞太安全增添複雜因素。美國在韓國部屬「薩德」反導系統，嚴重破壞地區戰略平衡，嚴重損害地區國家戰略安全利益。日本調整軍事安全政策，增加投入，謀求突破「戰後體制」，軍事外向性增強。澳大利亞持續鞏固與美國的軍事同盟，強化亞太地區軍事參與力度，試圖在安全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至於到了2023年6月，中國外交部一篇〈奮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征程的思想武器和科學指南〉，以下簡稱：〈23年指南〉（外交部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 2023），就展現了中國在推動外交戰略上的基本思想與作法產生改變。這與上述《17年白皮書》表示的內容有相當的轉變。更重要的是：中國在〈23年指南〉中不僅將習近平的思想視為外交政策的指導思想，也展示中國在未來的政策上由配合轉變為主動的歷程。從中國式印太戰略觀之，該文中指涉習近平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則以及基本看法：

「凡是危害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凡是危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凡是危害我國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則，凡是危害我國人民根本利益，凡是危害我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各種風險挑戰，只要來了，就必須堅決鬥爭，必須取得勝利。」

從現實主義解讀的國家利益來看，最根本的國家利益，不外乎還是生存。換言之，國家的任何發展戰略除了鞏固自己的生存以外，也必須以生存為根本。在2017年中並沒有提到的中國如何以積極的手段維護自身的主權與安全，在〈23年指南〉中已經提到。至於亞洲的部分，在〈23年指南〉中則主張：

「共建亞洲家園穩步推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建設成績斐然，中亞成爲我國周邊首個戰略伙伴集群。……中阿戰略伙伴關係全面深化，……，中國同太平洋島國關係取得突破性進展。」

因此，我們可以從中國所稱的前述幾點來觀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並理解它如何嘗試（重新）定義對亞洲的相對角色。總體上，中國嘗試重新界定現有的印太秩序安排，並更有自信地確認自己的領土主權。

## 一、中國在近海的作為

基於地理特性以及對威脅來源感知的主要差異，中國與俄羅斯的戰略發展是前者重心在海洋，後者重心則在陸地。因此，中國要能夠維繫自己的核心戰略利益，可能首要目標就是藉由自身帶給周邊地區的壓力，轉化來自海上的威脅，而這些周邊地區包含了東海、南海以及臺海。首先，就東海及鄰近海域的空域來看，中國對於周邊情勢的重新定義，或許開始於2013年11月，由中國政府單方面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此舉自然引起周邊國家以及歐美國家的關切。Connolly and Hynd（2023）認為，隨著技術發展以及能夠掌握空域的重要性日益彰顯之下，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以下簡稱：ADIZ）在東亞情形是各國經常性以侵擾鄰國ADIZ來重新定義自己的ADIZ，並因此引發了政治緊張。換言之，針對當前情勢安排的任何調整，都有可能是國家嘗試改變現狀安排並進一步。隨著東海防空識別區的界定，中國空、海軍進一步在2015年3月開始分別穿越巴士海峽、宮谷海峽以及對馬海峽等進入西太平洋進行訓練。

再者，中國以第一島鏈沿線國家作為反制美國包圍線的作法，就包含了針對韓國、日本與臺灣的防空識別區等空域的侵擾為主要作法之一，且次數在近年上升（參見表1）。在海域部分，解放軍與俄羅斯自2012年以來已經常態性地進行聯合軍演，並測試海軍軍力突破第一島鏈的能力。例如在2013年7月14日在日本海舉行「中俄海上聯合2013軍演」，5艘中國解放軍軍艦「首次」突破第一島鏈並通過宗谷海峽、鄂霍次克海，經西太平洋返回母港。與此同時，中國也在此區域進行「灰色地帶衝突」戰術，多次派遣公務船「巡航」釣魚台週邊海域，片面在日中海域主張重疊爭議區附近增設油田等。

表一 中國對台灣、日本與韓國防空識別區侵擾次數，2013~2022

年份	台灣	日本	韓國
2013	-	415	-
2014	-	464	-
2015	-	571	-
2016	-	851	50+
2017	-	500	80+
2018	-	638	140+
2019	>20	675	50+
2020	380	458	70+
2021	960	722	70+
2022	1,727	575	-

資料來源：2019年（含）以前來自Trent（2020, 15）；2020年開始台灣、日本與韓國數據分別來自中央社（2023）；統合幕僚監部（2023）；自由時報（2022）。-為沒有數據。

在南海，除了過去中國政府自1985年以來訴求的九段線，並進一步落實在南海諸島填海造陸、建造軍事設施的實踐。過去因為總體國力發展尚力有未逮，多項爭議主要仍以外交手段處理，但習近平在2013年上台後，開始對所控制的南海島礁進行填海造陸，2013年底至2015年初在南沙群島建設機場跑道（渚碧礁、美濟礁）、深水港口（美濟礁）或可容納大型飛機機場（永暑礁）等，也包括雷達塔與衛星通訊設備。2014年起在西沙群島的永興島填海造陸，建有可降落戰機的機場，其他如廣金島、琛航島有擴建港口與直升機基地。除此之外，中國與其他南海主權聲索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也在升高，例如2014年發生的「海洋石油981事件」與越南發生對峙摩擦；<sup>11</sup> 2013~2016年因

<sup>11</sup> 這是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鑽油平台在2014年5月時，進入到中國與越南均聲稱有主權的水域鑽探石油。此舉除了引發越南的排中運動以外，部分駐越南台商則受到波及。對該事件的相關討論可以參考（Bui 2017; Thiele 2017; Vu 2023）。

「南海仲裁案」與菲律賓關係緊張。

最後，在2023年八月中國重新公布的地圖上，按照慣例依舊引發周邊國家的抗議。不過，根據一篇事實查核的報導，中國新版地圖的作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16年，因此2023年的新版地圖並非首例（董喆、鄭崇生 2023）。只是從時間來看，新版地圖的作法「是至少自2016年以來，就持續把爭議領土劃入中國境內」，這也與習近平的任期一致。

## 二、增強在印太區域組織的影響力

從現實主義的觀點而言，國際建制或是組織並非國家極大化權力的例常管道，但是在國際情勢發展之下，如何藉由國際建制的平台聯繫立場一致且志同道合的國家，或許是符合現實主義中有關權宜聯盟的作法之一。習近平在「新型國際關係」的想法之中，也有藉由與開發中或是南方國家聯合改變國際議程設定的思考。因此，除了嘗試藉由本身政治與經濟實力的增強，大幅增加國際組織的參與並嘗試改變當前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以外（Dollar 2020），中國也十分熱衷新建或主導組成國際平台（dos Santos, Li and Alves 2023; Stephen 2021）。除了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以及以O'Neill（2001）的報告為基礎構成的「金磚國家」（BRICs）以外，中國近年來也主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簡稱：RCEP）的發展與亞投行的建立等。

習近平上台後，持續擴大組織規模，並強化中國的主導能力，包括RCEP、上海合作組織、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等（參考表二）。2012年至2016年持續擴張「上海合作組織」，新增2個觀察員以及5個對話夥伴國家；在2010年接納南非成為第五個成員國以後，金磚國家於2013年3月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BRICS Development Bank），又稱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中國出資最多，目標為對抗以歐美國家為主的貸款機構和美元影響；另中國2012年也開始積極參與原本是由東南亞國家倡議成立的RCEP，並在近年的參與之下，目前已被認為是這個「全球最大自貿區」的主導者。

習近平自己的外交政策則是積極進行國際佈局，最重要的就是「帶路倡議」，被視為習近平外交思維的實踐運作平台。2013年9月習近平出訪中亞國家哈薩克時，首次提出要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10月出訪印尼，則接著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也就是現在各方熟知的「帶路倡議」，為了有效推動，2014年11月，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亞投行在制度設計上，也參酌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IBRD）以及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加權投票制作法，在《亞投行協定》中設置「超級多數投票制」（第28條），在股本認繳、董事會組成等多項牽涉到實際亞投行權力重新分配的條文之中，規定必須獲得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才能通過。因為中國本身持有的投票權重為26.57%，截止至2023年9月28日的數據（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2023），這使得中國本身在亞投行之中，是唯一具備否決權的成員國。

表二 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區域組織與論壇

組織	成立時間	成立時會員國數	成員型態（2023年底為止）			
			會員國	觀察員	對話伙伴	預計參加國
RCEP	2000	15	15	-	-	1
上合組織	2001	5	9	3	14	-
亞投行	2016	57	109	-	-	16
新開發銀行	2006	4	8	-	-	1

資料來源：各組織網站，金磚國家以其新開發銀行為計算標準。-為沒有數據。

### 三、中國與其他島鏈國家的關係與發展

針對並非近海的太平洋群島國家們，中國政府則嘗試增強與太平洋島國的互動（第三島鏈範圍以及國家）。這個區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就是美國與澳洲的勢力範圍，而較早時期兩岸在太平洋地區的外交攻防，隨著2019年索羅門群島以及吉里巴斯的外交轉向，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經營變得更為積極。

2022年四月中國與索羅門群島之間簽署《中國—索羅門群島安全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Security Cooperation*），並根據《協定》提供索國警察訓練以及鎮暴設備（Associated Press 2023）。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是中國可能利用《協定》進一步在索羅門群島建立軍事基地，並如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資深分析家Malcolm Davis所稱：「在例如澳洲與中國的戰爭這種事件中，澳洲的東海岸從1942年來首次暴露於敵對國家的直接軍事攻擊之下」（Arora 2022）。中國與索羅門群島的建交以及簽署《協定》，普遍被認為是中國在南太平洋與澳洲勢力範圍下的重大進展，並間接影響了澳洲在2022年5月舉行的聯邦選舉。<sup>12</sup>

至於吉里巴斯則是根據本身具備的地理優勢，可以展開中國航太監測站的建設，以便有助中國在後續太空計畫發展時有地面監測站可以使用，也能夠藉此監控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部署與調動（中央社 2019; Reuters 2020）。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發展，直到2022年5月底舉行的「中國—太平洋島國外長會議」（China-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因為無法跟參與國達成發表共同聲明而暫時終止。但是從該項聲明來看，中國想要藉由聲明應對區域外大國：美國提出的印太經濟架構（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以及在軍事安全上對中產生圍堵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以及澳英美三方安全協定（AUKUS）的反應。

#### 四、強化中亞國家以及俄羅斯的關係

如果我們將中國應對的海域視為「前院」國家，則中亞與西亞（含中東與近東國家）則可以視為中國的「後院」國家。因此，為了鞏固自身在後院不至於因為如新疆議題對中國西部產生的干擾，以及中亞國家本身的地理優勢，

---

<sup>12</sup> 2022年舉辦的選舉中，原先的執政黨自由—國家聯盟（Liberal/National Coalition）自2013年以後首次敗選，將政權讓渡給工黨（Labor Party）。在檢討外交關係的敗選因素之中，Scott Morrison政府被批評執政期間忽視與南太平洋島國之間的關係並刪減援助支出，因此《安全合作架構協定》被認為是Morrison政府被中國突破後院的一個重大挫敗。

中國也增強與中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因為這些國家不僅位於一帶一路的中間位置，該地區更是美軍撤出阿富汗以及俄羅斯因為俄烏戰爭膠著而空出的權力真空地帶。其成果是2023年5月18至19日在西安舉辦的首屆「中國—中亞峰會」，會議由習近平主持，參與國家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等五國。至於在9月14日，中國也任命新的中國駐阿富汗大使，此舉是塔利班在2021年8月控制阿富汗以後，國際社會首次派任的新大使。儘管中國目前不承認塔利班政權，但卻又以大使正常輪調的藉口派任新大使，其對塔利班的支持不言可喻。根據媒體的訪問報導解讀，中國主辦中亞峰會除了是要與同時間在日本廣島舉辦的七大工業國（Group of 7, G7）峰會互別苗頭以外，也要進一步填補俄羅斯在專注戰事時在中亞的真空（楊穎婷 2023）。

此外，中國政府也持續運作「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由中國主導的區域性組織。2023年7月4日，印度主辦「上海合作組織」線上視訊峰會，中國、印度及俄羅斯的領導人應邀發表談話，習近平利用機會主張要擴大上合組織的「朋友圈」，並構建「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係」，並不點名暗批美國稱，「應高度警惕外部勢力在本地區煽動『新冷戰』，並反對他國干涉內政、策動顏色革命」等。接著，8月24日則是在南非約翰尼斯堡的「金磚國家」峰會，習近平親自出席，並主導擴增成員，除原有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等5國外，宣布接納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伊朗、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加入運作，擴增為11國。這些都是屬中國面對「印太戰略」進逼，不遺餘力推動的新區域秩序拼圖的一部分。

2022年2月，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應邀訪問中國，此時正值北京主辦冬季奧運會，但同時俄羅斯也正部署10萬軍隊在烏克蘭的邊境。2月4日雙方舉行「習普會」，並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新時代國際關係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聯合聲明》，宣稱中俄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也針對「印太戰略」稱：「反對在亞太地區構建封閉的結盟體系、製造陣營對抗，高度警惕美國推行的『印太戰略』對本地區和平穩定造成的消極影響」。事實上，中國此舉是想要尋求俄羅斯的合作，來一同對抗美國與其盟國的圍堵，戰略意圖明顯。

雖然在此次「習普會」後，普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入侵烏克蘭，一度讓中

國內部對於如何表態有所遲疑，但其在俄烏戰爭過程中的行為與發言仍然明顯偏向俄羅斯一方。直到2023年3月20日，習近平在2022年10月連任中共總書記，並在2023年3月兩會完成連任第三任國家主席後，第一個出訪的國家就是俄羅斯，確定習近平新任期將進一步強化中俄關係，之後更在東北亞及北極圈進行聯合軍演，甚至是聯合巡航太平洋，劍指美國及其「印太戰略」盟友。

受限於篇幅關係，本文無法進一步探討中國與印太其他國家的互動關係，但是就當前中國的政策與措施來看，中國確認自己的大國地位以後，進一步依據大國本身的自信，開始與周邊國家交往並形成自己的印太戰略，這與本文稍早對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思維有一致性。至於在本文文獻回顧之處曾經提到攻勢現實主義的幾個面向，也在本文中依次檢視。其中，中國將會以改變現狀的方式，將周邊國家與區域外國家逐出自己的勢力範圍，其例子就是在ADIZ的改變；至於提昇自己在國際組織的影響力，則是中國權力的展現，並藉由掌握區域組織改變當前的國際規則。最後，藉由與中亞國家以及太平洋島國的關係改善，中國也嘗試以類結盟的方式建構自己的聯盟。這顯示了其政策，正是一種印太戰略，只是其面向與操作內容與美國有程度上的差異。

## 伍、結論

本文旨在討論與檢視中國是否有其自身的印太戰略，以及如果有，中國又是如何運作其印太戰略？奠基在國際關係的攻勢現實主義之上，本文認為中國確實有其印太戰略，其首要目的不僅在改變原先印太區域的秩序，並進一步強化自身的存在地位與秩序安排，其根本目的還是在建構對印太地區從大國往霸權地位的過渡，並且將美國的勢力逐出印太地區。

儘管本文探討的是中國式的印太戰略，但無疑地，「印太戰略」這一用詞與概念來自美國，內容是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回應，從歐巴馬、2017年的川普一直持續到2021年的拜登政府。現今在「印太戰略」的架構下，不論是川普政府以單邊主義處理對外關係，或是拜登政府的「強化民主聯盟、共同對抗中國共產政權」，都已顯示美中關係已經徹底走向結構性對抗，形成美國對中政策的典範轉移。本文並沒有進一步討論美國的印太戰略，但是從幾個案例

來看，諸如從單邊作為擴大為多邊合作，運作平台Quad、AUKUS、IPEF以及「藍色太平洋夥伴」（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 PBP）等，以及對中國的技術輸出禁令等，都是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針對性作為。

誠如Mearsheimer（2010）對於美國對外政策的觀察一般，美國對中國先前之所以持續擁抱「交往政策」，主要是基於國際關係自由主義以及現代化理論的想法，認為增強與中國的交往，會使中國的經濟成長終究帶動現代化的發展，並在一個時間點以後如何像韓國與台灣一樣進行政治轉型，變成民主國家。只是，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與幾個領導人在政治領域上並未鬆綁等，復以習近平上台以後，提出「中國夢」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中國在國際議題上已經有了更為積極的作法，就其本身所處的印太地區，則是最直接地改變冷戰與冷戰結束以來的安排，強化自身在未來成為區域霸權的可能性。

本文尚有進一步需要討論的地方，例如美國與中國的印太戰略在本質上的差異。儘管本文處理的對象為中國的印太戰略，但本文基本上認為，美國的印太戰略以結盟、對話以及價值共享，作為其印太戰略的基本特質。至於中國則以強化與印太地區國家的關係、建構國際組織等平台之方式，與美國的印太戰略抗衡。其次，美國的印太戰略強調美國如駐軍在印太地區安全性上可以扮演的角色，中國則進一步以改變現狀的方式，增強其主權主張。最後，美國強調諸如公開、透明的貿易與民主價值共享，中國則是以當前的國際秩序為號召，強調本身在其中扮演的支持性角色，但是藉由如亞投行的成立，嘗試進一步修正當前的印太區域秩序。

最後，本文並沒有觸及兩方在印太戰略下的互動，因為大國戰略的形成、評估、演進、修改，都是國際互動下產生的結果。因此，我們也可以在未來的研究之中，檢視雙方的互動型態。最後，各個大、中、與小國家的印太戰略又有什麼差異？大國、中等國家或是小國制訂印太戰略的作法與內容為何？這些都是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補足的地方。

（收件：113年3月28日，接受：113年9月24日）

# Is There a China's "Indo-Pacific Strategy"?

## An Offensive Realism Perspective

*Jun-zhi W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en-yang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From either theory or practi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wo major foreign behaviors of China. To respond, the United States adopts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which started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ed in Trump and Biden administrations. Though scholars and policy practitioners apply the aforementioned strategies to analyze US-China rela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strategy in Asia is still underdevelop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ile China has not replicate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promo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in terms of its policy direction,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and underlying values, it is nonetheless developing a respons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ffensive realism. Given its geographical position, China has crafted its own version of an Indo-Pacific strategy, which we term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ese Style." Based upon offensive realism, we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logic of this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o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Keywords:** Indo-Pacific Strategy, Xin Jin-ping,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fensive Realism, Power Projection

## 參考文獻

- 邱國強，2019，〈吉里巴斯戰略性高 中國染指令美國芒刺在背〉，《中央通訊社》，9月20日。Qiu, Guo-qiang. 2019. “Jilibasi zhanlüexing gao zhongguo ranzhi ling meiguo mangcizaibe” [Kiribati’s Strategic Importance: China’s Influence Raises U.S. Concerns]. *Central News Agency* (September 20).
- 中央通訊社，2023，〈法新社：2022年中共擾台軍機數量激增逾1700架次〉，1月2日。Central News Agency. 2023. “Faxinshe: 2022 nian zhonggong raotai junji shuliang jizeng yu 1700 jiaci” [AFP: Over 1,700 Chi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cursions Around Taiwan in 2022]. (January 2).
- 王高成，2017，〈中國大陸發布《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之意涵〉，《展望與探索月刊》，15（2）：23-29。Wang, Kao-cheng. 2017. “Zhongguodalu fabu ‘zhongguo de yatai anquan hezuo zhengce’ baipishu zhi yihan” [The Implication of Mainland China Released the “China’s Policies on 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 *Prospect & Exploration*, 15 (2): 23-29.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05，《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北京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 *Zhongguo de heping fazhan daolu*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Road]. Beijing, China: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0，〈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和平外交六十年〉，<http://www.scio.gov.cn/ztk/dtzt/31/14/Document/707557/707557.html>，查閱時間：2023/09/18。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Zhongguo dui fazhanzhong guojia heping waijiao liushi nian” [Sixty Years of China’s Peaceful Diplomacy Toward Developing Countries]. (Accessed on September 18, 2023).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中國的和平發展》，中國北京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1. *Zhongguo de heping fazha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Beijing, China: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7，《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國務院辦公廳。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Zhongguo de yatai anquan hezuo zhengce [China's Policies on Asia-Pacific Security Cooperation]*. Beijing, China: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9，《新時代的中國國防》，中國北京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Xin shidai de zhongguo guofang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New Era]*. Beijing, China: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外交部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2023，〈奮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征程的思想武器和科學指南——認真學習《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二卷〉，[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306/t20230602\\_11088358.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306/t20230602_11088358.shtml)，查閱時間：2023/09/18。The Theoretical Study Group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3. “Fenjin zhongguo tese daguo waijiao xin zhengcheng de sixiang wuqi he kexue zhinan - Renzhen xuexi ‘Xi Jinping zhuzuo xuandu’ di yi juan di er juan” [Ideological Tools and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Advancing a New Journey in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A Careful Study of Volume I and Volume II of ‘Selected Works of Xi Jinping’]. (Accessed on September 18, 2023).

朱威烈，2010，〈關於「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外交方略的思考〉，《國際展望》，6（3）：1-11。Zhu, Wei-lie. 2010. “Guanyu ‘taoguangyanghui, yousuozuowei’ waijiao fanglüe de sikao” [On Diplomatic Strategy of “Keeping a Low Profile and Taking a Proactive Role When Feasible”]. *Global Review*, 6 (3): 1-11.

- 自由時報，2022，〈南韓國防部：去年中國軍機襲擾防空識別區70多次〉，10月4日。The Liberty Times. 2022. “Nanhan guofangbu: qunian zhongguo junji xirao fangkong shibiequ 70 duoci” [South Korean Defense Ministry: Over 70 Chi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cursions Into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Last Year]. October 4.
- 安德烈，2021，〈習近平稱中國可以平視世界了 美國是隱憂〉，《法國國際廣播電台》，3月9日。Andres. 2021. “Xi jinping cheng zhongguo keyi pingshi shijie liao meiguo shi yinyou” [Xi Jinping Declares China Can Now Look the World in the Eye, with the U.S. as a Concern].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March 9.
- 吳玉山（編），2018，《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Wu, Yu-shan ed. 2018. *Zhongguo zaiqi: lishi yu guoguan de duihua* [Resurgence of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 吳玉山等，2022，〈「歷史與國關」專刊〉，《政治科學論叢》，92: 1-108。Wu, Yu-shan et al. 2022. “Lishi yu guoguan zhuanke”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ecial Issue].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2: 1-108.
- 吳強，2012，〈潘維：中國經濟模式是走向成功的模式〉，<https://www.sis.pku.edu.cn/news64/1302333.htm>，查閱時間：2023/03/07。Wu, Qiang. 2012. “Pan Wei: zhongguo jingji moshi shi zouxiang chenggong de moshi” [Pan Wei: The Chinese Economic Model is a Path to Success]. (Accessed on March 7, 2023).
- 吳峻鋐，2024，〈中國的「印太戰略」？〉，謝文生主編，《全球印太戰略》：291-316，臺北市：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Wu, Jun-zhi. 2024. “Zhongguo de ‘Yintai zhanlüe?’” [China'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Xie, Wen-sheng ed., “*Quanqiu yintai zhanlüe*” [Global Indo-Pacific Strategy], pp. 291-316. Taipei: Asian Culture Publishing.
- 何斌，2021，〈【何斌】在縣級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專題

- 討論班上的發言》，《祁連新聞網》，2月25日。He, Bin. 2021. “‘He Bin’ zai xianji lingdao ganbu xuexi guanche dang de shijiu jie wuzhongquanhui zhuanti taolun banshang de fayan” [“He Bin” Speech at the Special Seminar for County-Level Leading Cadres on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Qilian News*, February 25.
- 李華球，2001，〈淺析美中軍機擦撞事件之危機處理〉，《國防雜誌》，17（2）：47-59。Li, Hua-qiu. 2001. “Qianxi meizhong junji cazhuang shijian zhi weiji chuli” [A Brief Analysis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the U.S.-China Military Aircraft Collision Incident]. *National Defense Journal*, 17 (2): 47-59.
- 呢喃，2022，〈中國-中東歐合作機制：波羅的海三國已全部退出〉，《法國國際廣播電台》，8月12日。Ni, Nan. 2022. “Zhongguo-zhongdongou hezuo jizhi: boluodihai sanguo yi quanbu tuichu” [China-CEEC Cooperation Mechanism: All Three Baltic States Have Withdrawn].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August 12.
- 林賢參，2021，〈日印特別戰略夥伴關係：新形態的戰略合作關係〉，《問題與研究》，60（2）：59-102。Lin, Hsien-sen. 2021. “Riyin tebie zhanlue huoban guanxi: xin xingtai de zhanlue hezuo guanxi” [Speci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India: New Patterns of Strategic Cooperation]. *Wenti Yu Yanjiu*, 60 (2): 59-102.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Common/Click\\_DOI?DOI=10.30390%2fISC.202106\\_60\(2\).0002](https://www.airitilibrary.com/Common/Click_DOI?DOI=10.30390%2fISC.202106_60(2).0002)
- 荆柏鈞、謝笠天，2022，〈新區域間主義下的歐盟印太戰略：以歐盟與東協「開路者」協定為例〉，《問題與研究》，61（1）：43-99。Jing, Bo-jiun, Pasha L. Hsieh. 2022. “Xin quyujian zhuyi xia de oumeng yintai zhanlue: yi oumeng yu dongxie ‘kai lu zhe’ xieding weilu” [The EU’s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New Interregionalism: The Case of EU-ASEAN Pathfinder Agreements]. *Wenti Yu Yanjiu*, 61 (1): 43-99.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Common/Click\\_DOI?DOI=10.30390%2fISC.202203\\_61\(1\).0002](https://www.airitilibrary.com/Common/Click_DOI?DOI=10.30390%2fISC.202203_61(1).0002)
- 陳有勇，2021，〈時與勢在我們一邊〉，《紅旗文稿》，437。Cheng, You-yong. 2021. “Shi yu shi zai women yibian” [Time and Momentum Are on Our

Side]. *HongQi WenGao*, 437.

陳冠安、張登及，2019，〈全球體系、區域次體系與極數國定理：攻勢現實主義的案例檢證〉，《問題與研究》，58（1）：1-46。Chen, Kuan-an, Simon Teng-Chi Chang. 2019. “Quanqiu tixi, quyue ci tixi yu jishugou dingli: gongshi xianshi zhuyi de anli jianzheng” [Global System, Regional Sub-System and the Theorem of Polarity: A Case-Study Revision of Offensive Realism]. *Wenti Yu Yanjiu*, 58 (1): 1-46.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Common/Click\\_DOI?DOI=10.30390%2fISC.201903\\_58\(1\).0001](https://www.airitilibrary.com/Common/Click_DOI?DOI=10.30390%2fISC.201903_58(1).0001)

張國城，2017，〈中國航母的發展模式：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遠景基金會季刊》，18（3）：85-136。Chang, Kuo-cheng. 2017. “Zhongguo hangmu de fazhan moshi: gongshi xianshi zhuyi de guandia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Build-up of Aircraft Carriers: An Analysis of Offensive Realism]. *Prospect Quarterly*, 18 (3): 85-136.

楊穎婷，2023，〈與G7別苗頭？一文看懂中國主辦的中亞峰會〉，《遠見雜誌》，5月18日。Yang, Ying-ting. 2023. “Yu G7 biemiaotou? yiwen kandong zhongguo zhuban de zhongya fenghui” [Competing with the G7? A Quick Guide to Understanding China's Hosted Central Asia Summit]. *Global Views Monthly*, May 18.

溫家寶，2003，〈把目光投向中國〉，[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0312/t20031210\\_280087.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0312/t20031210_280087.shtml)，查閱時間：2023/09/18。Wen, Jia-bao. 2003. “Ba muguang touxiang zhongguo” [Turn Your Gaze Toward China]. (Accessed on September 18, 2023).

統合幕僚監部，2023，〈2022年度（令和4年度）緊急発進実施状況について〉，日本國東京都：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Joint Staff Office. 2023. *2022-nen-do (Reiwa 4-nen-do) kinkyu hasshin jisshi jokyō nit suite* [Regarding the 2022 (Reiwa 4) Emergency Scramble Operations]. Tokyo, Japan: Joint Staff Office of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習近平，2015，〈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111748108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16/c_1117481089.htm)，查閱時間：

- 2023/10/19。Xi, Jin-ping. 2015. “Xi Jinping zai dierjie shijie hulianwang dahui kaimushi shang de jianghua”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econd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Accessed on October 19, 2023).
- 習近平，2016，〈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1/0416/c64094-32079803.html>，查閱時間：2024/07/01。Xi, Jin-ping. 2016. “Zai qingzhu zhongguo gongchandang chengli 95 zhounian dahui shang de jianghua” [Speech at the Ceremony Celebrating the 9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essed on July 1, 2024).
- 習近平，2021，〈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1/0111/c64094-31996276.html>，查閱時間：2023/10/19。Xi, Jin-ping. 2021. “Xi jingping zai shengbuji zhuyao ling dao ganbu xuexi guanche dang de shijiu jie wuzhongquanhui jingshen zhuanti yantaoban kaibanshi shang fabiao zhongyao jianghua” [Xi Jinping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Special Seminar for Major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aders on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ccessed on October 19, 2023).
- 董喆、鄭崇生，2023，〈事實圖解：中國借2023年官版地圖「擴張領土」？〉，《自由亞洲電台》，9月8日。Dong, Zhe and Chong-Sheng, Zheng. 2023. “Shishi tujie: zhongguo jie 2023 nian guanban ditu ‘kuozhang lingtu’” [Fact Check: Is China ‘Expanding Its Territory’ Using the 2023 Official Map?]. *Radio Free Asia*, September 8.
- 劉華秋，2010，〈鄧小平外交思想永放光華〉，<http://cpc.people.com.cn/BIG5/n/2014/0815/c69113-25472007.html>，查閱時間：2023/09/18。Liu, Hua-qiu. 2010. “Deng Xiaoping waijiao sixiang yongfang guanghua” [Deng Xiao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Shines Forever]. (Accessed on September 18, 2023).
- 趙可金，2017，〈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豐富內涵與理論價值〉，<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1/2017/0818/c83859-29478871.html>，查閱時

- 問：2023/10/19。Zhao, Ke-jin. 2017. “Renlei mingyungongtongti sixiang de fengfu neihan yu lilun jiazhi” [The Rich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ccessed on October 19, 2023).
- 鄧聿文，2021，〈時間在中國一邊嗎〉，<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10222/is-time-on-chinas-side/zh-hant/>，〈紐約時報中文網〉，2月22日。Deng, Yu-wen. 2021. “Shijian zai zhongguo yibian ma?” [Is Time on China's Sid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 Arora, Akash. 2022. “China and Solomon Islands have Inked a Security Pact. What does it Mean for Australia’s Role in the Pacific?” *SBS News*, April 21. <https://www.sbs.com.au/news/article/china-and-solomon-islands-have-inked-a-security-pact-what-does-it-mean-for-australias-role-in-the-pacific/3mgu0ua3b>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2023. “Members and Prospective Members of the Bank.” As of September 28, 2023. <https://www.aiib.org/en/about-aiib/governance/members-of-bank/index.html>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 Associated Press. 2023. “China Signs Pact with Solomon Islands to Boost Cooperation on ‘Law Enforcement and Security Matters’”. *Associated Press*, July 11. <https://apnews.com/article/china-solomon-islands-security-agreementd468190f3e0cf40c160e19ceebfedf1>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 Broomfield, Emma V. 2003. “Perceptions of Danger: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35): 265-284. <https://www.tandfonline.com/action/showCitFormats?doi=10.1080/1067056022000054605>
- Bui, Nhung T. 2017. “Managing Anti-China Nationalism in Vietnam: Evidence from the Media during the 2014 Oil Rig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30 (2): 169-187. <https://doi.org/10.1080/09512748.2016.1201132>
- Carrer, Gabriele. 2023. “Italian Gov’t Avoids Belt and Road Forum as It Detaches from China.” <https://decode39.com/8048/italian-govt-avoids-belt-and-road-forum-china/>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 Clinton, Hillary. 2011.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189: 56-63.
- Connolly, Daniel and Alexander M. Hynd. 2023. "The Constru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East Asia's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s: Grey Volumes in the Sk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41 (5): 1029-1046. <https://doi.org/10.1177/23996544231169378>
- Dollar, David. 2020. "Reluctant Player: 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reluctant-player-chinas-approach-to-international-economic-institutions/>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 dos Santos, Pedro Paulo, Yichao Li, and José Alves. 2023. "The New Face of Multilateralism: The Case of 'Chinese' Forums." In Paulo Afonso B. Duarte, Francisco José B. S. Leandro and Enrique Martínez Galán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loba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p. 253-270.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 Doshi, Rush. 2021.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2022. *Strategy for a Free,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Indo Pacific Region*. Seoul, KR: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 Goldstein, Avery. 2005.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Avery. 2020. "China's Grand Strategy under Xi Jinping: Reassurance,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5 (1): 164-201. [http://dx.doi.org/10.1162/isec\\_a\\_00383](http://dx.doi.org/10.1162/isec_a_00383)
- Jaffery, Tayyaba and Muhammad Shoaib Pervez. 2023. "China's Response Towards QUAD in the Indo-Pacific: A Paradoxical Strategy?" *Strategic Analysis*, 47 (4): 363-375. <https://doi.org/10.1080/09700161.2023.2263702>
- Katz, David J. 2018. "Multidimensionality: Rethinking Power Projec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Parameters*, 48 (4): 25-32. doi:10.55540/0031-1723.3009.

- Klein, Bradley S. 1988. "Hegemony and Strategic Culture: American Power Projection and Alliance Defence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4 (2): 133-148. <https://doi.org/10.1017/S026021050011335X>
- Layne, Christopher. 2002.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12 (2): 120-164. <http://dx.doi.org/10.1080/09636410212120011>
- Li, Li and Tianjiao Jiang. 2023. "From Conceptual Idea to Strategic Reality: 'Indo-Pacific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Scholars." *Asian Perspective*, 47 (1): 101-119. <https://doi.org/10.1353/apr.2023.0004>
- Lindley, Daniel. 2022. "Assessing China's Motives: How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reatens US Interests." *Journal of Indo-Pacific Affairs*, 5 (4): 72-90.
- Liu, Kerry. 2022. "The Global Times and The China Threat Narrative: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7 (1): 1-18. <https://doi.org/10.1007/s11366-021-09754-3>
- Mearsheimer, John. J. 1998. "The Future of America's Continental Commitment." In Lundestad, Geir. ed., *No End to Alli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p. 221-242.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Y: Norton.
- Mearsheimer, John J. 2006.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105 (690): 160-162. <https://doi.org/10.1525/curh.2006.105.690.160>
- Mearsheimer, John J. 2010.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4): 381-396. <http://dx.doi.org/10.1093/cjip/poq016>
- Mearsheimer, John J. 2014a.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NY: W. W. Norton and Company, Incorporated.
- Mearsheimer, John J. 2014b. "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 The Liberal Delusions That Provoked Putin." *Foreign Affairs*, 93 (5): 77-89.

- Mearsheimer, John J. 2022. "Playing With Fire in Ukraine: The Underappreciated Risks of Catastrophic Escalation." *Foreign Affairs*, August 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kraine/playing-fire-ukraine>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 Morgenthau, Hans Joachim. 2006. *Politics Among Nations*. Boston, MA: 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
- Myšička, Stanislav. 2021.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a's Rise." *Pacific Focus*, 36 (1): 63-91. <https://doi.org/10.1111/pafo.12179>
- O'Neill, Jim. 2001. "Building Better Global Economic BRICs."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66.
- Ramo, Joshua Cooper.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UK: Foreign Policy Centre.
- Reuters. 2020. "China Eyes Increased Ties with Kiribati, Site of Space Tracking Station." *Reuters*, January 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kiribati-idUSKBN1Z5168>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 Roy, Denny. 1996.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 *Asian Survey*, 36 (8): 758-771. <https://doi.org/10.2307/2645437>
- Rudd, Kevin. 2022. "The World According to Xi Jinping: What China's Ideologue in Chief Really Believes."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world-according-xi-jinping-china-ideologue-kevin-rudd>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 Sacks, David. 2023. "Why Is Italy Withdrawing from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ttps://www.cfr.org/blog/why-italy-withdrawing-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
- Scobell, Andrew, Edmund J. Burke, Cortez A. Cooper III, Sally Lilly, Chad J. R. Ohlandt, Eric Warner, and J.D. Williams. 2020. *China's Grand Strategy: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Long-term Competition*.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 Scott, David. 2019. "China's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Problems of Success." *The*

*Journal of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Studies*, 6 (2): 94-113.

Shih, Chih-yu, Chiung-Chiu Huang, Pichamon Yeophantong, Raoul Bunskoek, Josuke Ikeda, Yih-Jye Hwang, Hung-Jen Wang, Chih-Yun Chang and Ching-Chang Chen. 2020.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New York, NY: Taylor & Francis Group.

Stallard, Katie. 2023. "How Xi Jinping Views the World." <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asia/china/2023/03/xi-jinping-views-world-autocracy-thought> (Accessed on September 20, 2023).

Stephen, Matthew D. 2021. "China's New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3 (3): 807-834. <http://dx.doi.org/10.1093/isr/viaa076>

Swaine, Michael D., and Ashley J. Tellis. 2020.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2019.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The Economist. 2023. "The World According to Xi." *The Economist*.

The White House. 2022. *Indo 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ele, Jörg. 2017. "Lessons to be Learned: A Neorealist Assessment of the HYSY-981 Standoff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Vietnam's South China Sea Strategy." In Alfred Gerstl and Mária Strašáková eds., *Unresolved Border, Land and Maritime Disputes in Southeast Asia*, pp. 250-277. Leiden, NL: BRILL.

Toft, Peter. 2005. "John J. Mearsheimer: An Offensive Realist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Pow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8 (4): 381-408. <http://dx.doi.org/10.1057/palgrave.jird.1800065>

Trent, Mercedes. 2020. *Over the Line: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ADIZ Intrusions in Northeast Asia*. Technical report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Washington, DC.

Vu, Minh Phuong. 2023. "Sitting in Silence or Standing in Protests: Endogenous Dynamics behind Vietnam Foreign Policy and the 2014 Oil Rig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37 (2): 388-418. <https://doi.org/10.1080/09512748.2023.2175897>

Waltz, Kenneth Neal. 2010.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IL: Waveland Press.

Zhang, Baohui. 2014. “Xi Jinping, ‘Pragmatic’ Offensive Realism and China’s Rise.” *Global Asia*, 9 (2): 195-200.

Zhao, Minghao. 202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3 (2): 248-260.

